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

咸豐四年甲寅十月庚申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  
杭阿奏查咆哮嘜蓮於九月二十六七日先後駛回上  
海並無動靜惟聞咆哮首有欲來謁見等吉爾杭阿之語旋  
又聞已定於二十九日起碇回粵不復前來爾時尚未奉  
到

上諭不知天津查辦情形恐有歧誤等吉爾杭阿即將其欲來謁  
見之語與之相約於二十八日在公所接見咆哮二酋云  
蒙

欽差大臣崇至天津會晤止准三款皆不關緊要其重大事件仍

未代奏伊等不要再煩中華官憲為難。已將一切情形奏知該國王。俟回信到時。即當遵辦。現在不敢多事。亦無可再議。並據將與臣崇綸等往來照會底稿。取出閱看。等吉爾杭阿見其所請各款。與在上海時呈遞節略。迥不相同。向其詰詢。據稱在上海所呈節略。係七月以前之事。迨伊等遵

旨回至廣東。又奉國王之命。備敘條約。復來上海。即赴天津。是以未能送閱。今伊等將條約呈與

欽差閱看。不為代奏。伊職已盡。此後如何辦理。伊等亦不敢擅專等語。等吉爾杭阿因該酋等每往來一次。必多添要求數

事○當又詰以上海欠稅○該酋等始稱飭商照數補完○並有  
公使可以不做舊稅必當追繳之語○言猶在耳○何以一至  
天津○忽行請免○似此出爾反爾○尚復成何事體○咆酋輒稱  
欽差大臣既不作主○伊等實屬無賴○舊稅既奉准免○亦無庸再提○  
其詞似尚歛望○嗾酋言雖婉轉○亦不受商○惟稱細事不必  
再議○但求另派

欽差大臣前來○商辦重事○以堅和好○不可遲至咸豐六年等語○  
吉爾杭阿當告以現在已經

欽差大臣酌量具奏○與爾等貿易○大有裨益○而於中華稅課○不無

虧損○

大皇帝克己大度。懷柔遠人。至深且厚。若再代為瀆請。另派  
欽差大臣。本部院身獲重譴。於爾等貿易。毫無裨益。辯論至兩時  
之久。據稱既不代奏。俟明年該國回信到時。再行照辦。而  
散。而該酋等所謂重事。注意於入江貿易。並鴉片煙開禁  
納稅此等悖謬之詞。等。惟有嚴詞拒絕。或可杜其覬覦  
之念。也。酋即於九月二十九日早。登舟起碇。粵酋亦於十  
月初八日起程回粵。惟佛蘭西。尚無回粵之信。至佛  
夷貿易無多。兵力甚強。凡外夷用兵。無不借資其力。其在  
中華之人。專以傳習天主教為事。意欲求在

京都建立天主堂。准其北上傳教。及周游中土。已非一日。皆

因嚴拒而止。此次哥士耆之隨船北上。搜遞公文。未始意不在此。現在已未南回。尚未查實。

硃批。知道了。總宜事事鎮定。勿任其要求。尤在駁之以嚴。拒之以禮。彼夷人伎倆。安所施耶。

乙丑。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竊照上海逆匪之負隅不下。皆由城外自東北洋涇濱迤南起。至西北三茅閣橋一帶。有各國夷商錯雜寄居。再三要約官兵勿至其地。以免槍礮誤傷其房屋人命。因而該逆轉藉夷房為藏身之固。一旦被官兵擊敗。即竄入夷房之後。官兵追至其地。夷兵即開槍轟擊。以致兵夷互爭。激成事端。幾將不可收拾。即

三茅閣橋。隨地形曲折。開挖濠溝一道。不准官兵越濠。並不准各夷任聽逆匪藏聚。釁端雖息。而該逆之由小東門北門。往來洋涇濱者。仍出入自如。我兵竟無從截擊。槍礮藥彈米糧食物之接濟。亦由此而進。八月間。浙江撫臣黃宗漢函知。有籍隸甯波者。假冒回籍之翰林院庶吉士張庭學。與在洋涇濱開張洋行之候選同知楊坊。素有親誼。可與商辦。才即飭委嘉定縣知縣吳恩。會同張庭學。楊坊。悉心籌度。於北門外沿河築牆。約五百餘丈。將橋梁道路一併堵截。則接濟可冀斷絕。該逆亦無從逃竄。惟該處切近城垣。非借資夷力。不能興辦。通嘆唏嘆。三國夷酋。吃吟苦。

由粵來滬。當即照會該酋等轉飭各領事協力辦理。因  
咆嗒二酋已往天津。未領事嗎嚙以該國水師官不遵辦  
理為詞。首先梗議。喚領事啊喇喇亦接踵效尤。惟嗒夷昨  
酋及領事叩嚙。始終並無異詞。因將附近嗒夷住處之洋  
涇濱迤南。至將近北門之落紅橋一段。先行興築。小東門  
一路之接濟。從此斷絕。咆嗒等亦從天津南回。又與當  
面要約。嗒酋身任其事。十月初三日定議。接築牆垣。由味  
佛二夷派兵看守。不准接濟火藥等項。並不准各夷私行  
進城。孰知副賊目陳阿林。假裝夷人。潛至夷館乞憐求援。  
並有欲搭味夷船隻。竄往他處之說。經吳煦等查知。密稟



李下令榕李仍行潛回。李復思夷酋尚知假信假義。可以  
理折。而領事人等皆奸狡百出。難以理喻。當飭乘味酋未  
去之時。晝夜攢辦。砌至北門大路三茅閣橋時。該夷藉口  
初七係禮拜之期。向不辦事。初八味酋登舟。須往送行。無  
兵看守。停工不辦。李當以三茅閣橋為味夷聚居之所。即  
在北門城外。接濟既便。竄逸亦易。該夷如此刁難。若任味  
酋揚帆徑去。則該處斷難堵築。李即督同藍蔚雲、吳學向  
味酋面加詰詢。正在辯論之際。有該夷水師官手持擡槍  
子來云。官兵違令過濠。與賊接仗。以致槍子飛入夷房。應  
請查辦。至三茅閣橋。伊等已派兵看守。何以尚不見信。必

須築牆堵斷。其實所持槍子。係逆匪打入新砌牆垣之中。為夷兵挽它而得。有匠役在旁目擊。擊見此情形。不覺皆裂矣。詰以官兵違約越濠。自有軍法。逆賊恃爾等房屋為護符。何以並不驅逐。怒官兵而庇賊匪。其理安在。岑酋見擊詞嚴義正。聲色俱厲。亦自知理屈。即稱。但求以後兩不侵犯。此時請勿窮追。以敦和好。三茅閣橋道即堵斷。當即諭知該水師官遵照。並稱。一切均須查照定章。成約辦理。不准稍有違抗。該水師官。即唯唯聽命。自定於初十日將三茅閣橋砌斷而去。擊因其言尚近情。亦稍加以顏色。探其意之所在。據云。前酋嗎咿喇回國時。極言中華烽煙四

起楊逆據有江甯。已成分裂之勢。諄勸該國王另作計較。該國王命伊前來察看情形。伊係初至中華。徧歷五日。及江甯鎮。詳加查察。楊逆行為。直是強盜。不足與言。而中華官憲。民人。動遵理法。方知

大皇帝是真命天子。伊即奏知該國王。意欲助順效忠。是以遵旨回粵。葉總督不與見。而纔赴天津。僅與

欽差大臣。嘗及一見。不能盡所欲言。又不肯將伊誠悃。代為陳奏。實無可如何。只得據實奏知該國王。待命而行。此實由中之言等語。即告以既知

大皇帝是真命天子。足見深明順逆。但爾來去不常。領事人等。動

輒掣我之肘。以致逆賊苟延殘喘。未免敗壞爾國旗號。該  
酋答稱。必當諄囑恪守成約。不准稍有逾越。即於初八日  
登舟回粵。初九日。該逆從小東門出城。沿城繞北門而至。  
三茅閣橋。撲我營盤。一經官兵追擊。即退入夷房之後。吶  
喊作勢。誘我兵勇越濠。勦捕味夷之兵。以護夷房為名。持  
槍運礮以待。幸我兵咸遵軍令。僅止在濠西嚴陣以待。無  
一人越濠。初十日。委員人等。集匠前赴三茅閣橋。接築牆  
垣。味夷又出攔阻。才當又行文該領事。嚴詞詰責。並飭藍  
蔚雲。吳煦。將啊喇。咽嗎。輝傳。至閩署。詰以攔阻築牆之故。  
據稱。三茅閣橋。迤西牆垣。尚未竣工。一俟砌至橋頭。即當

合龍堵寨。斷不敢再有異議。至夷兵之持槍運礮。以待意在保守夷房。並非庇護賊匪。並遣其通事呼唵。前來營盤。重申前說。才當告以兵勇不越濠溝。必當如約。僕逆匪藏匿夷房左近。爾等不即驅逐。我不能不在隔濠開礮轟擊。僕爾等藉口尋釁。傷我兵勇。須知兵勇積忿已深。人思逞。莫謂我中華兵勇不敵爾等。見仗之後。再分曲直。講理修好。爾等業已喫虧。現在我兵勇之不與爾等為難者。皆由本部院軍令所在。非本畏懼爾等其熟思之。至三茅閣橋牆垣。姑如所請。准從迤西砌起。至中間合龍。令其傳諭嗎囉。不得再有違誤。至十三日。將三茅閣橋堵砌合。

龍○北門之接濟○亦可斷絕○尚有橋西數十丈○必須接築橋  
垣○該處係喫夷出入之所○現亦定期閉工○一俟完竣○即乘  
此機會○刻日進攻○惟查該夷包藏禍心○有利我中原多故  
乘間思逞之志○即如楊逆竊踞江甯後○該夷等往來江甯  
鎮江○已非一次○劉逆竊踞上海之處○各夷人數不多○兵亦  
無幾○安居於切近城垣之地○毫無驚擾○迨至我兵雲集○又  
請勿攻北門○留此空隙○以為接濟縱逃之地○然自今年八  
月以前○猶止暗中掣肘○百般要挾○是以督不搗買味○有  
欽派大臣前赴廣東查辦之請○蓋欲藉以為糜○克復上海○再作計  
較也○乃自天津返糧後○咆哮但稱殊堪痛惜○並無多言○嗚

酋則竟明言。心懷兩端。其領事人等之與逆交通。更漸顯露。大有不受羈縻之勢。剛則頓起邊釁。柔則為所挾持。又慮另起波瀾。復效道光二十八年之故智。阻我海運。更屬不堪設法。至哱夷呀吐嗜。已隨船南回。請為清理松江府天主堂舊基。並求陝西釋放傳教人方姓。此外別無所求。哱酋哱爾哱。已於十月十六日起碇回粵。就現在情形而論。惟該夷尚稱恭順。然犬羊之性。不足深恃。合並陳明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密陳上海各夷動靜。並現在籌辦情形。一摺。詳覽所奏。上海逆匪。大抵藉夷人為藏身之固。而該夷即以逆匪為挾制之端。故於我兵在北門外沿河築牆。夷酋則

陽為助順。而領事人等。別狡詐百出。種種阻撓。其實該夷與逆  
匪暗相勾結。形跡已屬顯然。所稱助順效忠。毫不足信。此時惟  
當督飭弁兵。實力進攻。迅圖攻克。縣城。正不必借力於該夷。轉  
令有所藉口。况逆匪占踞城池。萬無不進攻之理。豈能因夷人  
刁難。遂觀望不前。該夷犬羊性成。畏強欺弱。若我軍畏首畏尾。  
不特上海之匪。愈肆鴟張。即該夷亦必別生詭計。以現在情形  
而論。與其用柔而為所扶持。轉不如用剛而使有所忌憚也。大  
兵勦辦逆匪。名正言順。原與夷人毫無干涉。即北門一帶。亦係  
中國土地。並非夷人疆界。儻竟敢顯然抗阻。則其曲在彼。亦非  
肇自我開。正言曉諭。諒該夷亦不肯自敗成約。該撫此次索報



攻勦情形。皆敷衍塞責。並無實際。若措詞於夷人阻撓。不能力破賊巢。貽誤之罪。豈能屢邀寬宥耶。

十一月己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奉寄諭。與俄夷分立界牌一事。遇便咨行薩納特衙門。於明年春融時。在庫倫等候。再飭庫倫黑龍江屆時派員。與吉林委員會同前赴東海辦理等因。欽此。查會辦此案。黑龍江吉林相距甚遠。若派員來恰。往返徒勞。且黑龍江將軍咨稱。界牌應自格爾畢齊河源立起。現擬於明年五月初一日。會同辦理。先行知照該夷。惟查庫倫高無行文薩納特衙門之案。自可咨行俄國。固畢爾耶托爾。令其轉致薩納特衙門。一俟該夷

咨覆到時。再行知照該將軍。派員前往。

硃批。著照所奏。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接閱固畢爾那托爾來文。係該國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咨行理藩院文書一封。求為轉致。遂以即行轉致等語咨覆。其夷使什沙木哩普等。仍行賞給緞疋磚茶等物。

德勒克多爾濟又奏。前因俄酋欲差人進京。有西京理藩院之事。當令將原由飭委員聲明。嗣據該酋復稱。委員咱巴凌巴奇。現在患病。特飭令另派可靠之員前來。以備詢問。茲據該酋文稱。委員咱巴凌巴奇。係專差赴京之員。並

非派往庫倫。礙難專擅。已將咨文轉送吉那拉勒等語。查俄酋前稱派員進京。有面稟理藩院之事。委員現已患病。茲復聲稱。咱巴凌巴奇係專差赴京之員。並非派往庫倫。礙難專擅。前後矛盾。即行文令其另行派員前來。以備詢問。該夷辭窮。支吾搪塞。本應催促。惟該夷不諳中國禮路。亦難勒令前來。今該吉那拉勒木拉斐岳暢送來咨行理藩院文一件。恐即專為此事。擬請暫緩催問。伏候

覽。  
訓示謹將該酋來文呈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據稱我等謹遵敕國君飭諭。坐船由黑龍活  
前往東海。昆連地界情由。業經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在案。本年四月十四日。由額爾口城起程。後經  
過月餘。於五月十八日。坐船由本西特呼勒克卡倫起程。  
計行二十日。於五月二十八日。行至黑龍江地方。惟時守  
城官。並不知我等前來。因此我等即將行貴院文書。鈔給  
守城官閱看。即日起程。急向東行。何則。因謹遵敕國君飭  
諭。來時到松呵哩江海口。預備外國等侵占。辦理兩國有  
益之事。我等安辦。後即由陸路。於九月底。回至額爾口城。

到恰克圖地方。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呈稱。拆閱之際。始知庫倫辦事大臣等。用許多悖理贅語。將敬國君親放恰克圖地方之固畢業爾那托爾官員輕視。併將原文一併咨呈前來。我等詳閱後。復與前與庫倫大臣咨行各文。調取檢查。由固畢業爾呼炳德爾。四月十八日。咨行庫倫大臣文稱。敬國君曾經飭諭總理西畢哩雅等處吉納喇爾固畢業爾那托爾木喇斐約幅。偶遇有事。即咨行

大清國將理藩院特飭薩納特衙門咨報外。我等謹遵此諭。將此要文速咨北京。遣派大員。此官不久到此。即傳起程等語。叢計庫倫大臣接到此文。理應即刻咨呈理藩院辦理。

詎庫倫大臣未報○徒然托故○將所委送文官員○視為無干○咨覆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查咨文內稱○即道光三年○由固畢業爾那托爾策伊特哩業爾差委數人○咨請前往○照看住京之喇嘛學生○解送接濟口糧○由前任大臣請示○大部○被部飭駁○復經大部未便請報○僅問自備資斧○起程○牲口數目○行走月日○藉端推諉○查此等言語○係庫倫大臣○意欲以不相干之事支吾○譬如由敝國有咨派理藩院差官之事○始終拘泥○是何居心○一味支吾○致將敝國委員索斐業特呢額爾珀勒廓善呢額爾咱波凌巴啟之差貽誤○後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固無可如何○將敝國咨

文。由索斐業特呢額爾珀勒廓善呢額爾咱玻凌色啟攜帶照常派委本地官。送至庫倫大臣等。轉請由驛速送大部將所委差員住宿恰克圖。敬候赴京起程音信。已經月餘。業已回至額爾口城任所。庫倫大臣等。於六月十四日行文。送至恰克圖。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今珀勒普呢額爾咱玻凌色啟。附近來至庫倫地方。吉訥喇爾固畢爾那托爾。曾將向伊口傳之事。在該貝子大臣前。當面詳問。惟珀勒廓善呢爾咱玻凌色啟。當時身染重病。不能前往。特此由固畢業爾那托爾呼炳德爾。七月十八日。行客併詳庫倫大臣等。咱玻凌色啟之病甚重。何時病愈。實難

逆料併吉訥喇爾固畢業爾那托爾於下月底由東海岸  
回來時或庫倫或不城可否派員其權均不能自由等語  
庫倫大臣等接到此文於七月十七日仍行文固畢業爾  
那托爾呼炳德爾用許多虛言悖理之至竟將固畢業爾  
那托爾之任輕視支吾實屬有礙大義和好之道其所虛  
言詞凡為官者將一切公事從未用矯情虛言辦理者且  
固畢業爾那托爾係本國微員若不能來至庫倫地方被  
大眾輕笑致玷厥職等語所謂詭譎者何所謂虛言者何  
究竟此即悖於道理非所當行吉訥喇爾固畢業爾那托爾  
今將原文特送貴部閱看呈請晚諭庫倫大臣等嗣後斷



不可任用悖理言語。輕視敵國親派官員吉訥喇爾固畢業爾那托爾。俾慎重兩國和好之道。以期諸事和平。兩國大有裨益。是以明白咨文。及敵國飭諭會同。

大清國大臣等將所交至今未定邊界事宜。行文理藩院。於何時何處會同之處。立候回文。儻敵國俟應派官。亦由貴部咨文接到後。再行辦理。為此咨行。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遞到夷字。詳加披閱。因該大臣咨行俄囉斯額爾口城文內。用有性情詭詐。語言子虛字樣。俄夷似有不悅之意。謹將原咨一併封送進呈。雖俄夷性本狡。

摺諸事從無實話。而該大臣於咨行文內。直書性情詭詐字樣。轉使俄夷有所藉口。殊屬非是。該夷以此言為私。竟將原文駁回。其不悅之心。已屬顯然。德勒克多爾濟。在庫倫年久。於俄夷性情。素所深知。諸事諳練。此次因俄夷未將實情聲敘。咨駁辦理。不為無見。究係該大臣措辭失當。現在由理藩院咨行俄囉斯額爾口城。所有立牌及一切應辦文件。仍令遵照該大臣指示辦理矣。嗣後遇有此等文件。該大臣惟當秉公持平。遵照舊章辦理。斷不可使俄夷心生疑貳。致啟釁端。理藩院咨文文底。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囉斯咨覆。

為咨覆事。昨據貴國薩納特衙門文稱我國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接據爾國欲行遣使進京公文。藉端狡展。似不合宜。至分界立牌一事。於幾時在某處會辦。懇祈示覆等語。惟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年來。友誼可謂久矣。兩國一切遣使行文。均有定制。貴國所請。如果合宜。自應遵辦。若不合宜。斷難允准。此次欲遣人進京。赴理藩院。並未聲明緣由。該大臣不知原委。以為爾國使臣。仍係尋常事件。自應照例辦理。至該大臣有輕視爾國大臣之辭。亦因使臣並未聲明原委。本國大臣惟恐獲咎。不得已用曲盡之辭。並非有

心輕視。况兩國和好。必應遵照舊例。不可稍存嫌隙。嗣後如有應辦事件。仍照舊例商辦。方妙。幸勿多疑。至分界立牌一事。已於本年八月。飭令庫倫辦事大臣。遵便知照。爾國薩納特衙門。明年春融時。遣使赴庫倫等候。本院已將原由轉奏。

大皇帝矣。為此咨覆。

己丑。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據該夷簡等照會。即以本年閏七月初六日。係前定和約十二年屆滿之期。必須在臣署中相見。復行定議。臣當即照覆。或在省河。或在虎門。皆可接

見○至於署在城內○進城之說○已於六年前罷議○豈有反覆  
再伸前說之理○旋即聞得該夷酋等○前赴廈門○甯波○上海  
各口○察看貿易各事宜○迨至七月內○該夷酋等回粵○復來  
照會○並遣小夷目來省○據稱現有要事相商○必須先為允  
准○始可面遞○臣當即照覆○凡事循照條約舊章而行○何待  
今日始行允准○僕其中稍有更易之處○一切均應奏明請  
旨○斷非臣下所敢擅專○嗣後亦並不知所要求者何事○現聞該夷  
酋等○又於八月內○復抵上海○傳聞有前赴天津之說○該夷  
酋等○如果徑抵天津○無論所要求者何事○應請

敕下直隸總督○仍令該夷酋等速行回粵○臣自當相機開導○設法

罵索以期仰慰

聖座。

硃批。已有旨。

十二月戊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在洋涇濱築牆杜絕接濟。惟嘴夷首先聽命。並無異詞。其故因該夷貿易不多。無所取利。城中傳習天主教之人。為賊所困。心有不甘也。味夷則公然接濟。扶送以為重。前此之遵諭在三茅閘橋堵築牆垣。係迫於理勢不得不爾也。故牆垣甫經築起。而於打狗橋下。挖地道穿牆而過。直通夷館後門之內。又任聽逆匪在於切近該夷房屋處所。起築礮臺。轉藉口牆。

外夷房無人看守。必得官為賠償。噉噉不已。經委員吳煦等。查出地道。稟知才嚴詞詰責。始行釘堵。噉夷執持兩端。既不阻撓築牆。亦不派兵看守。致有十月十九日夜。被賊推倒牆垣之事。其賊築礮隄。該三國互相推諉。皆不過問。擊以礮隄。雖切近噉夷房屋。而地勢灣環。一經我兵開礮轟擊。噉夷房屋首當其衝。因向噉夷提督唻呢喃。告以該逆礮隄已成。我不能不開礮轟擊。爾國領事住處。適當其衝。應速遷移。以免受傷。且揆度該逆之意。必係爾首先築牆。遷怒於爾。欲假手於我。毀傷爾房屋人命。勿墮其計。該提督勃然怒云。非蒙提醒。幾為逆賊所算。求撥人夫二百。

名。交其帶兵督夫。將礮從翠毀。以破奸計。而保夷館。該逆在城上放槍。其意殆欲擊我人夫。而傷及夷兵。更顧其怒。蒙端遂成。嘆味二夷。從中百計排解。不能挽回。擊又密遣妥合。乘夜將該逆素恃為護符之味夷房屋。兩所先後焚燬。免為賊巢。該夷既莫從究詰。火所由來。嘆夷則因該處為我兵所不到之地。亦疑逆匪與夷為難。自願聽憑官兵。由陳家橋一帶。進攻北門。不敢固執前約。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疊次攻勦逆匪一摺。喇嘛晒國提督喇呢。喇翠。毀賊築礮。並開礮擊賊。是該夷與逆匪。蒙隙已成。



原可乘機攻勦。惟夷人狡詐百出。城中尚有習教之人。且嘆味  
兩夷。仍與賊通。此時駕馭之法。惟在因勢利導。斷不可專恃該  
夷之力。僮信任不疑。設夷情反覆。與城中匪徒。暗相勾結。轉恐  
墮其術中。該撫務督飭兵勇。剋日進攻。限於年內將上海縣城  
克復。若曠日持久。使蕞爾孤城。為賊久踞。該撫貽誤之罪。斷難  
倖邀寬宥也。

庚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行文俄國設立界  
牌一事。自應即遵奏准文底咨行。惟詳查理藩院行薩納  
特衙門文底內。有已飭庫倫辦事大臣咨行薩納特衙門  
於明年春融時。遣使在庫倫等候之語。與庫倫奏准文底

不符行文外夷之件似難歧異應暫緩咨行或飭下理藩院更正或如何

指示敬候

命下所有理藩院咨行薩納特衙門文書暫存庫倫俟奉有諭旨再行咨交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奏與俄夷立牌所有各處派出委員使臣等可否遵照前奉諭旨令其前赴格爾畢齊河一摺此案除黑龍江吉林委員富呢揚阿等准其前赴格爾畢齊河聽候外其庫倫委員俟俄夷使臣等至庫倫邊界時同赴格爾畢齊河公同商辦再理藩院咨行俄囉斯薩納特衙門公文著該

大臣立即咨行

庚申黑龍江將軍奕格奏。接准吉林將軍來咨。據該省差派與俄夷設立界牌之協領報稱。夷船由松花江順流至三姓停泊。占居六七。蓋房造械。設立礮臺。復與暎夷打仗。不久夷人還有續兵前來等語。即飭嚴密訪查去後。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專各處邊界。該夷並無續兵行動。亦無窺探別情。惟該署副都統呈請。該夷船由黑龍江順流而下。已經放過。儻明年江冰融化。該夷船再行經過。其時或可放行。抑或攔阻。不容經過之處。呈請指示前來。若諭令攔阻。誠恐肇起釁端。若照本年准其經過。又不敢擅便。謹

奏請

旨。

諭軍機大臣等。奕格奏。俄囉斯船隻過境。應否放行。請旨遵辦等語。俄囉斯與別國往來。自應由外海行走。不能聽其取道內地。惟本年五月間。該國船隻過境。既經放行。此時若阻其歸路。該國不免藉口。又滋釁端。著奕格隨時查探。如該國前此經過之船。仍由黑龍江等處駛回。果於沿途地方。不致騷擾。即著聽其歸國。毋庸攔阻。若再有續來之船。並非前此經過船隻。即著妥為開導。告以內地江面。不能聽外國船隻任意往來。此後斷不可再從黑龍江行駛。致啟猜嫌。總以剴切曉諭。杜其將來為要。

又

諭朕聞俄囉斯建蓋銅廟一座。使用金瓦。並有糾約番畧。欲搶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之意。或云有欲於別項呼圖克圖內。延請一人者。或云有蒙古人等暗地潛往者。該處距庫倫較近。不知俄更有無與庫倫行客及該大臣於此事如何駁斥。究竟曾否咨覆等語。俄夷狡猾性成。近來每每專擅。似此事關喇嘛蒙古尤為緊要。著德勒克多爾濟密查建蓋廟宇究在何處。其欲搶呼圖克圖是否屬實。據實具奏。斷不可露出驚駭。使俄夷生疑。致啟釁端。

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呂佺孫奏准琉球國中王

世子尚泰咨開。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亞國提督坐駕火輪船一隻。率同屬船二隻。一同到國。據通事口稱。本月十七日。在廣東香港地方。一齊開洋。隨風駕駛。直到琉球國。日後另有屬船三隻。即可到來。等語。續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果有屬船二隻到來。據提督啟稱。要定正月初六日。攜帶官兵。進到王宮。面會王世子。暨大臣。以賀新禧。等由。當即飭官再三懇求。在他八廡。與大臣相會行禮。該夷不肯應允。至初六日。果率兵卒闖進宮中。即飭大臣相會。該夷既行禮畢。默然引兵而歸。乃將小官一名。水手五名。上岸寄居。接取原留小官一十五名。並使喚人。怕聽吟。

之妻子。及通事錢文錡。金善明等。配搭屬船二隻。於初十  
十一等日。先後開去。一隻仍舊逗留不去。十七日。又有暎  
人冒耳款。攜帶妻子。坐駕海船一隻到來。交代咱噠吟上  
岸同居一室。該船未幾回去。六月初七日。又有提督坐駕  
本船。率同屬船一隻再來。據提督啟稱。此後或有亞國船  
隻到來。須要以禮相待。一切在市什物。許其收領。所用薪  
水。亦收價供給。若亞船遭風漂來。損壞船隻。總要地方官  
遣人救命。待有便船回籍。或有人身故。給地理葬等由。當  
即飭官暫為應允。該提督欣然。接取所留小官一名。水手  
五名。並搬載所藏煤炭。又使暎人咱噠吟搭駕屬船一隻。

於二十一二十三等日。與前所留屬船。先後開去。此誠

皇上德威之所被。舉國感激無涯者也。至該夷人冒耳敦等。尚任

意淹留。日用物件。需索甚多。以致國疲民苦。況強要投耶

蘇。教騷擾不息。不知日後釀成何等禍患。憂慮深切。寢食

難安。祈告諭。喚首。迅撥船隻。接取冒耳敦。並眷屬人等。歸

籍。俾得安謐。臣等查。喚夷。咆噫。吟。攜。眷。久。羈。琉。球。及。亞。夷

兵船。屢次到彼。騷擾。節。經。該。國。王。世。子。籲。請。求。為。勸。導。茲

久。羈。琉。球。國。之。喚。夷。咆。噫。吟。等。及。亞。夷。兵。船。現。在。雖。已。撤

回。復。有。喚。夷。冒。耳。敦。等。又。在。琉。球。居。住。肆。行。無。忌。兼。欲。強

投。耶。蘇。教。種。種。騷。擾。不。息。既。經。該。國。王。世。子。尚。奏。再。三。籲



請○求○為○查○辦○目○應○俯○如○所○請○飛○咨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臣○葉○名○琛○查○照○就○近○察○看○情○形○相○機○開○導○勸  
令○喫○筒○及○早○撥○船○接○回○以○示○懷○柔○

硃○批○知○道○了○

咸○豐○五○年○乙○卯○二○月○甲○午○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呂  
佺○孫○奏○各○國○夷○商○近○多○來○閩○貿○販○惟○茶○市○均○在○城○外○南○臺  
一○帶○該○領○事○官○全○執○爾○以○夷○商○來○閩○日○眾○相○離○該○領○事○居  
處○較○遠○難○以○稽○察○彈○壓○請○租○南○臺○天○安○寺○雙○江○臺○後○空○曠  
地○基○建○蓋○公○所○並○請○先○租○該○處○真○如○巷○入○官○房○屋○俾○得○移  
居○其○到○閩○貿○易○夷○商○咸○乞○承○租○屋○地○為○儲○貨○棧○身○之○所○租

約之上。請蓋地方官印信。以昭慎重。伏查和約內載。領事  
夷官准居城邑。所有福州通市夷人住處。定在大橋以南。  
租賃屋地。租價務求平允。華民不許勒索。夷商不許強租  
等語。今遠夷向化而來。自應處以館舍。至租約內。蓋用印  
信。亦如民間稅契。以資信守。起見。若不俯如所請。似不足  
以示懷柔。第閩省民情。重財喜事。凡遇夷人議租屋地。無  
不擡價居奇。該夷不甘措勒。遂臺以有乖和好為詞。藉端  
要挾。即如本年八月。噶商應完茶稅銀一萬四千餘兩。因  
租屋未定。遽延三月。甫肯輸完。夷性靡常。動尋嫌隙。事關  
民夷交涉。惟有恪守和約。以期兩得其平。茲查夷商喜喇

噉士林等。向氏人林森。洪起元。鄒廷啟。林瑞泉。周金榜等。承租大橋以南觀音井下亭衛。暨番船浦中洲尾等處。屋地六所。均係兩願定租。現已立約。該領事所請天安寺雙江臺地基。亦與議明。每月納租錢五十千文。交與地方紳民。以充公用。此後續到夷商。如需租屋。當飭地方官。一律妥為經理。

諭軍機大臣等。呈懿德等奏。夷商販茶。請准租屋居住一摺。福建省因茶販不通。暫開海禁。各國夷商。多來貿販。該督撫為廣收茶稅。濟順輿情起見。准該夷領事。承租南臺天安寺雙江臺後空曠地基。並准夷商等。承租大橋以南觀音井下亭衛等處屋

地六所為儲貨棲身之地。係民夷兩願。並立租約。蓋用印信。係照從前和約辦理。該夷等向化遠來。自應處以館舍。用示懷柔。惟民夷雜居。必須嚴加約束。且南臺一帶。逼近省垣。既已租與屋地。著該督撫諭令該夷領事官金執爾等。稽查彈壓。務令本地居舍相安無事。免生嫌隙。方為妥善。其續到夷商需租房屋。並著飭令該地方官。一律辦理。

乙未。

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酌擬夷人獎賞。並紳士捐輸善後經費各等語。喇嘛西提督喇呢噶於官軍攻勦上海逆匪。情殷助順。吉爾杭阿請賞給該夷綉四卷。銀一萬兩。以示懷柔。尚為妥

協著即照所擬辦理。至松江係屬腹地。非上海可比。該處舊建天主堂。現在僅存地基。是否因事有窒礙。於已建後復行燒廢。自有前案可查。以及從前和約內。曾否議及。何以自道光二十九年具呈後。迄今尚未定案。事關撫馭外夷。均著吉爾杭阿。確切查明具奏。候旨遵辦。

乙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現由俄夷遣使送來該酋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祈為轉遞。當繕具收到回文。交來使攜回。謹將原文呈覽。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本國薩納特衙門。於前年六月十六日。上年二月初六日。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公文。及本職上年四月十四日。並十月三十日。咨文。均稱奉本國君諭旨。立界之事。責成本國畢爾那托爾。會同貴處承辦委員。議定等語。業經聲明在案。昨據

大清國理藩院。於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咨行本國薩納特衙門公文。係咨覆本處十月三十日咨文。並稱分界立牌之事。本年八月間。已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著遵便行知。薩納特衙門。俟明年春融時。派委使臣。前赴庫

倫聽候。此節本院已經聲明緣由轉奏。

大皇帝等語。額爾口城於本年二月初四日接奉。是月初七日。即由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遞到。並將庫倫辦事大臣。十二月十九日咨文。一併送到。內稱會同商辦分界之事。由吉林。黑龍江。庫倫。三處委員。會同俄囉斯來使。在黑龍江吉林所屬之格爾畢齊河地方。俟冰泮時。於明年五月初一日。將如何設立界牌之事。互相商定等語。詳查理藩院文稱。係令本處於明年春融時。派委使臣。赴庫倫等處。乃庫倫大臣又稱。在黑龍江所屬之格爾畢齊河地方。於五月初一日。會同商定。是來文二件。已自不合。似此膠轕不清。

礙難陳奏。貴院亦必知悉。本國畢爾那托爾不得已仍備咨文。懇祈貴院速為答覆。其回文請於二月二十日前後送到額爾口城。如貴院不及行文。即以本年十月為止。蓋英夷軍興。必欲滋擾東海地方。並有直犯松花江海口之意。上年夏間。該夷乘坐兵船六隻。來至東海。攻撲本國喀木察特喀地方。經我兵逐出。本國人不惟不准滋擾本國地方。黎民並念兩國二百年和好之道。期與

大清國利益。昨復降旨。飭本國畢爾那托爾酌量派兵。配齊大小礮位器械。趁此水路可行。迅速親赴東海。勦辦英夷。職即帶領重兵。載運軍器牲畜等件。復帶接濟東海兵船口



糧俟水路可行。即乘船由黑龍江地方。馳赴東海。以便運  
照本國君諭旨辦理。十月始能旋回。貴部如有覆文。職亦  
可在松花江海口等候辦理。為此咨行。

戊申。吉林將軍景澂泰。添派佐領烏勒吉。隨同協領富尼  
揚阿。帶兵十數名。由驛起程。先至齊齊哈爾城。守候庫倫  
差員。同往格爾必齊地方。與俄囉斯使者見面。再行前赴  
東海。會查地界。所有三處委員。及俄囉斯使者。隨帶兵役  
約有四百員名。應用食物器具。及分賞赫哲物件。所需甚  
鉅。暫藉庫存捐輸等銀。先行墊用。仍飭委員酌量撙節。以  
杜虛糜。

硃批知道了。再將墊用若干。據實奏聞。以杜含混。

庚戌。升任浙江巡撫黃宗漢奏。接准軍機大臣字寄。有人奏。江蘇上海道吳健彰。通夷養賊等情。欽奉。

上諭。著。臣派員藉別項公事。馳赴上海。不動聲色。按照摺內所參各情節。逐一訪查明確。據實馳奏。欽此。維時。臣正在採買米石。運津。尚未完竣。遵即委晏端書。以催雇海運為名。馳赴上海。詳慎確訪。又摘錄要款。寄與上海督勦之委員金華府知府石景芬。密令就近確查。先後據該委員等。密行稟覆。臣復與浙江紳商往來上海者。細探夷務賊情。旁加印證。如欽奉。

飭查吳使彰與劉麗川同鄉。劉麗川起事時，該道首先得信，即攜眷寄居夷船。道庫存銀不下三四十萬兩，悉以遺賊。又與人在上海夥開旗昌行，賊匪城內糧食鉛彈皆由此行接濟。近日賊匪每至船上，與該道會晤，仍行入城等因。巨據委員及紳商所聞，該道實與劉麗川同鄉，平素往來甚為親密。上海辦理防堵，該道所募之勇，即係劉麗川管帶。劉麗川稔知道署存銀甚多，遂潛蓄異謀，勾結練勇起事。八月初五蚤，該匪等擁眾直入道署，大肆劫掠。後有夷人進署，將該道及其眷屬擁護出城，奔避夷館。庫中存銀及內署私財悉為賊有。上海之旗昌行原係味夷所開，此行聞

張年久。而東粵則先後更易。現在所聞之夷商。與該道交好。銀錢亦多所往來。故上海未失守之先。咸有該道與夷夥開旗昌行之說。奸商之接濟賊匪。原不止旗昌一行。而旗昌之接濟。亦終不免。本年六月間。旗昌行即有鉛船一隻。裝鉛一百四十八條。由蘇運滬。道出東激。臣委員在此防堵盤查。即經查出。慮其濟匪鉛彈。將鉛扣留。嗣據該道飭令旗昌取結存案。即行釋放。究竟此鉛運到。果係作為茶箱。或接濟賊匪。俱難憑信。至該道之與賊匪會晤。浙之官弁兵勇。在上海南營者。多有所聞。本年五月初三日。旗昌行門外。觀者如堵。眾口譁然。僉稱劉麗川與該道俱進。

旗昌行由行後上火輪船會議行門業已關閉凡商於洋  
涇濱者不問而知之以上各情皆為案中最關緊要臣訪  
查所及有如此者如欽奉

飭查該道所雇拖管船勇名為捐贖實取償於關稅本年春開有  
廣東貨船到滬因係該道舊識免其納稅約銀四萬餘兩  
以致夷商不服該道於關稅多少任意詳報其隱匿銀兩  
悉由海道運回原籍等因除隱匿關稅銀兩由海道運回  
原籍一節徧查竟無所聞外其該道所雇拖管船勇開係  
先行捐資由粵雇募而來於上年春開初到滬時將黃浦  
江賊船全行焚擊水略藉以肅清復因索費無厭不肯打

仗該道撤退一半。以一半十五隻。與另雇之夾板船四隻。留守吳淞口。賊匪因不能由海逃竄。惟拖眷船勇。充頑性。成不惟上岸。姦淫搶擄。民不堪其苦。該道前在城內所雇。廣勇。既盡變為匪。其水路之船勇。又俱係廣人。大營每有攻城之舉。船勇與城內之匪。暗通信息。豫為準備。日人不能得手。其害實由於此。其上海關稅。自本年正月下旬開徵起。至三月初間。因有公平行夷商貨船。進關漏稅。該道與之舊交。既不示罰。僅令完一半之稅。故眾商皆不服。稅務因而中阻。迨各公使赴崑山。詢見督臣怡良之後。始照舊完稅。以上合情節。臣飭查所及。又有如此者。至道庫存

銀○是否三四十萬○該道所雇拖管船價○後來會否取償於  
關○稅○並徵收關稅○有無捏報隱匿○此次滬城克復後○調查  
該道任內徵解簿冊○以及文報○方可得其多寡虛實○非採  
訪所能詳悉○其與味夷夥開旗昌行○有無約據○由旗昌行  
上火輪船○與逆匪如何相見談論○貨船之滿稅○實有若干  
銀兩○種種與夷關涉○更非暗訪所能得其確憑○惟自該道  
罷斥之後○不惟撫臣吉爾杭阿與各夷正言讜論○多所折  
服○即浙江委員石景芬○具有忠勇之氣○亦為夷所敬重○甯  
波紳商庶吉士張庭學○捐納道楊坊○隨同撫臣委員○與各  
夷理論○即有成效○賊勢日形窮蹙○則吳健彰之罪狀○自難

逃

聖明洞察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有人奏吳健彰通夷養賊各款。當降旨交怡良。吉爾杭阿。按照所參情節。逐一嚴審。定擬罪名具奏。並諭黃宗漢派員訪查。茲據黃宗漢奏稱。查明吳健彰實與賊首劉麗川同鄉。該逆起事時。吳健彰眷屬奔避夷館。庫中存銀。悉為賊有。並與夷人夥開旗昌行。及所雇船勇。俱係粵人。每有攻城之舉。往往漏洩。致船勇與淹城之匪。暗通信息。各情惟道庫存銀。是否三四十萬。吳健彰所雇拖督船價。曾否於關稅取償。其徵收關稅。有無捏報隱匿。並與咪夷夥開旗昌行。有無約據。其上



火輪船與逆匪如何談論。貨船漏稅。實有若干銀兩。未得確據。怡良近在蘇省。見聞切近。吉爾杭阿與吳健彰同在上海日久。更難諉為不知。該道拏問已久。尚未據該督撫將原參各款。查明具奏。現在上海克復。所有應訊人證。不難傳集。著即逐款查明。並此外有無別項劣蹟。一併確查。據實參奏。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

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由報遞到夷字。詳加披閱。該夷咨行理藩院文內。有本年春融時。派去使臣辦理立牌。究在某處會商。懇請指明。迅速示知等語。已內理藩院行知俄囉斯。

薩納特衙門仍照前約於本年春融時遣使赴庫倫邊界地方會同該處委員同往格爾畢齊河會合吉林黑龍江委員商辦矣。著吉林黑龍江將軍庫倫辦事大臣等務須計時各派委員前赴約定地方秉公商辦建立界牌斷不可稍存偏枯致令俄夷藉口啟釁。藩院咨行俄囉斯文底若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囉斯咨覆。

為咨覆事。昨據貴國東邊吉那喇勒固畢爾那托爾咨稱接據理藩院文稱令本處於明年春融時派委使臣前赴庫倫聽候等語。嗣復據庫倫辦事大臣咨稱在黑龍江所屬之格爾畢齊河於五月初一日會同商定各等語。是來

文二件。已自不合等語。咨行前來。查分界立牌之事。我  
大皇帝已於上年諭令吉林等處委員在黑龍江格爾畢齊河地  
方。等候貴國使臣等。於本年春融時。會同庫倫委員。同赴  
格爾畢齊河地方商辦在案。貴國接奉本部回文。自應仍  
照前約。於本年春融時。迅速派委使臣。前赴庫倫。與庫倫  
委員同赴格爾畢齊河地方。會同吉林黑龍江委員商辦。  
惟我

大清國與貴國相交。一切應行最辦事件。照舊兩國咨商。以期  
有益。斷不可遲延耽誤也。為此咨覆。

三月癸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據恰克圖司

員稟報俄國瑪爾爾美官因官事來署會晤。言及去歲因  
暎夷欲與俄國構怨。伊國固畢爾那托爾會帶重兵。至東  
海與暎夷接仗。擊壞暎夷兵船多隻。擊斃兵丁多人。回兵  
時伊國王甚悅。即委固畢爾那托爾辦理國中一切事務。  
並能酌定薩納特衙門應行要事。該夷甚稱伊國固畢爾  
那托爾明幹。復又言及暎夷惟利是圖。所有暎國情形。盡  
已訪聞。初意原不止構怨於俄國。併欲與中國人尋釁。且  
在廣東等處幫助逆匪。協濟火藥。甚至欲開我兩國之好。  
伊國固畢爾那托爾因預防暎夷。於一月內在後營調齊  
重兵。由彼處帶兵前往東海防堵。俟固畢爾那托爾到來。

時或由京中派大臣一員會晤。或與庫倫辦事大臣相見。不然俟到東海時。另派大臣一員與之相見。以便商議兩國有益要事。該司員當以不得輕視中國大臣等語。飭駁在案。隨即飭令該司員面見該表。告以中國大臣向無越境與別國官員相見之例。如有應商要事。須將原委先行聲明。再為定議。似此等事件。礙難輕率具報等語。飭駁去後。復據該司員聲稱。因公事往見該表。業經遵照開導。該夷聲言既礙難轉報。應毋庸議等因。復行具稟前來。伏思該夷既欲帶兵前往。若俟業經入我邊之後。再行止駁。恐該夷藉端生事。可否即由理藩院行咨阻止。該表不得帶

兵前往。一面由黑龍江吉林兩處將軍。於各要隘加意防範。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吉林將軍景瀉。黑龍江將軍奎格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由報遞到。據俄夷呈稱。現欲帶兵由搭界卡倫。前往東海防堵。俄夷等因一摺。俄囉斯性情狡猾。諸事從無實話。不可不防。該將軍等。接奉此旨。無論該夷是否前來。均當隨時密防。如俄夷來至交界。總宜循照舊章。婉言拒絕。令其由外海行走。斷不可由內海經過。更不可張皇洩露。使俄夷知覺。致生枝節。

德勒克多爾濟。又奏。遵查俄夷。蓋造銅廟等事。據庫倫委

員會同恰克圖司員稟報恰克圖地方每屆年節向例約  
俄夷瑪爾等前來筵宴茲稽回看該夷之便該司員向  
瑪爾等閒談問及始知伊國前後營有廟兩座隨即前  
往看視查得前營內有夷式廟房一所週圍約有二百餘  
弓之大廟房及鐘樓約高七八丈復至後營亦見有夷式  
舊廟一所比前營廟房較小此二處皆無用鍍金銅瓦蓋  
造之處該司員復向夷人詢問他處還有幾所廟房有無  
鍍金銅瓦蓋造之廟據夷人聲稱伊國中惟此兩處廟大  
其餘皆係小廟並無鍍金銅廟等語該司員旋即回署再  
恰克圖附近一帶並無番民亦無欲行搶劫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等事。該蒙古等妄無私往俄夷境內之人。一併稟報前來。又據派往黑龍江等處巡訪之協理台吉等稟報。該處邊界卡所。俄夷俱屬安靜。並無建造銅廟之事。亦無糾約番眾。行劫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舉等因。結報前來。今庫倫堪布諾們罕等具結呈報前來。與恰克圖司員等所報大略相同。

硃批覽。既無實據。則我斷不可先啟釁。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年正月二十四日。據貴大臣咨稱。

貴國理藩院。因格爾畢蘇河。至近海地方交界立牌。擬定令



職呈明上司。派委明幹可靠之員。帶領會說滿蒙話通事。按期在恰克圖地方。等候前往格爾畢齊河等語。職即轉詳木哩斐岳幅。嗣據劉交貴大臣咨文。與

貴國理藩院咨文比對。不惟令我國使臣。赴指出處所不同。更與前年六月十一日。咨行理藩院分界公文不符。是以本國畢爾那托爾將不符之處。迅速知照。是為至要。今將咨行

貴國理藩院公文。派石沙木哩業幅等送去。將來由理藩院將如何分界立牌。及派委大員之處。咨覆到時。再行照文辦理。因敦和行。迅速知照。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年來。友誼之道可謂久矣。凡兩國差人之往來。均有定例。斷難更改。此次貴國帶領重兵。乘船欲赴東海。防堵倭夷。係貴國有應辦之事。自應由外。每行走。似不可由我國黑龍江吉林往來。惟

大清國與貴國相交。一切事均應循照舊章。方好。庶可兩國有益。為此咨行。

戊子。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查喇嘛晒提督辣厄爾。首先助順。前經。才吉爾杭阿。擬請賞綢四卷。並

賞給該國出力官兵銀一萬兩。奉蒙

允准。吉爾杭阿復因該國領事伊擔往來奔走。亦有微勞。足錄。

推廣

皇仁。並賞伊擔綢四卷。飭委署海防同知吳忠恭齋賞項。發交該夷。即據辣厄爾伊擔覆稱。

上賜綢卷。謹已叩領。不勝榮耀。其賞兵銀一萬兩。謹敬封存洋行。俟奏知該國王。奉到回信。再行分給在案。至喚咭喇領事阿利國。聽憑官兵築牆。剝營處所。係其所開馬路。頗覺整齊。一經踐踏。剝完。大半殘缺。吉爾杭阿於撤兵後。給與洋錢一千二百圓。令其自行修復。該夷究與佛蘭西之助。

順攻勦者。微有不同。且咪夷領事馬輝。水師官鉢伯。亦曾帶兵攜礮相助築牆。賞之殊屬不值。不賞則啖咪噍三國並列。啖咪二夷。皆得邀。

恩。獨該夷不與。恐其因失望而另生枝節。李等愚昧之見。阿利國應請毋庸獎賞。再辣厄爾之首先助順。實由該國公使噶爾布隆在滬時創成此議。李吉爾杭阿已諭令辣厄爾傳知噶爾布隆。必將其深明順逆之處奏明。

大皇帝。蓋因夷性多疑。惟恐李等墮於上聞也。再從逆奸夷先經擊獲正法者二名。啖咪喇副領事李泰國。引領官兵在洋涇濱夷行內。按戶搃拏。又在英淞口。為李泰國開槍擊斃。

者一名。又有一名搭坐夷船逃至甯波。經甯紹台道段光清督飭啖咭利住甯夷官。即時擒獲。押解來江。行至杭州。地方病故一名。尚有一名解至上海。業已正法。

硃批知道了。

四月癸丑。吉林將軍景瀆奏。俄夷越入黑龍江烏魯蘇木丹卡倫。業經占居間吞屯地方。已行知三姓副都統圖欽。將官兵勤加操練。不時按卡嚴密稽查。僕該吏由黑河口徑過。務須善言阻斷。不可肇啟釁端。並派委防禦雙德前往該處襄辦防務。

硃批知道了。

丙辰○黑龍江將軍奕格奏○據署黑龍江副都統協領富勒  
洪阿呈報○由黑龍江前往格爾畢齊河地方○與俄囉斯會  
辦○分立界牌之吉林黑龍江二省協領富咤揚阿吉爾哈  
善等呈稱○於鄂勒蘇二地方○撞遇俄囉斯大小船八隻○帶  
有槍礮等項軍器○由黑龍江而下○據俄囉斯木哩斐岳福  
訢稱○前往東海○與喚咭喇打仗○先來大船十隻○續有來船  
九十餘隻○並稱立牌之事○亦係伊承辦○由格爾畢齊河起  
設立界牌○俟行至東海○臨近於松花江口○再為商酌等語○  
並將俄囉斯遞交字文○一併呈報前來○當經飛飭署副都  
統富勒洪阿等○務照所奉

諭旨。向俄囉斯逐一開導。不准滋生事端。即飭令協領富尼揚阿等。馳赴格爾畢齊河。守候俄囉斯使者。及庫倫官弁。會同辦理。並知會吉林將軍景清。仍飭木屬各處。會哨卡倫官兵等。嚴加巡查。毋稍疏懈。又據富勒洪阿呈報。派往卡倫處。探聽俄囉斯之駭騎校德克登布。與坐卡佐領烏清阿等。會遇俄囉斯船隻。當向詢問。該夷即將咨行理藩院公文。一角投遞。並稱情由。皆在文內。即將該夷遞交公文。飛咨理藩院。復據富勒洪阿呈稱。於吉爾堪處。遇見俄囉斯船七隻。當即親見木哩斐岳幅。將欽奉

諭旨。剴切曉諭。告以令其由外海行走。不准由內江行駛。據木哩

斐岳幅等云。乃係恭順取和之道。只求放過。並給字一紙。徑行過去。詳閱該夷字內。俄囉斯固畢爾那托爾前往東海松花江。防堵暎夷。隨帶大船一百四隻。內有火輪船一隻。由松花江海回來之火輪船二隻。前去小船五十隻。大船上帶馬三百餘匹。牛三百餘隻。羊一百餘隻。男女六大小八千餘名。大船上存槍礮等項軍器。傳事船一二隻。已經過去船七隻外。仍有落後小船一百四十七隻。陸續就到大。概至五月終。可以到齊。懇祈放過。惟查該署副都統所報。與該夷文內船數不符。且夷人性情詭詐。其言礙難

憑信請



旨飭下理藩院行文該國令其遵照舊制仍由外海行駛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在黑龍江地方接奉貴部咸豐五年二月二  
十日咨文。即應迅速咨覆。從前與

貴國大臣商辦分界一事。本國君已飭本職辦理。今因帶兵  
赴黑龍江海口。防堵敵人。已於二月十八日由額爾口城  
咨行貴部。職亦願將分界之事。速為辦理。

貴國委員等應預赴松花江口。職於九月間必可到彼。職意  
與

貴國相同。循照兩國和好之道。將此要事迅速辦理。為此咨

行

丁巳

諭軍機大臣等。黑龍江將軍奕格奏。俄夷船隻由黑龍江經過。一  
指俄夷帶領夷眾。乘船裝載馬匹牛羊多隻軍器等項。因與  
夷相爭。闖入海口。由江行走。自應阻止。惟現在已有多船入境。  
若極力阻攔。難保不滋生事端。著奕格體察情形。其俄夷未到  
船隻。如能阻攔。固屬甚善。儻不能攔阻。惟當以正言曉諭。令其  
毋擾我境。並飭卡倫各員。妥為防守。毋令滋生事端。俄夷惟當  
告以嗣後遇事。均應遵照舊例。斷不可隨意妄為。俄夷原各已  
交理藩院。咨覆俄囉斯薩納特衙門矣。

又

諭旨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非據奕格奏稱。俄夷乘船帶領多人。來至黑龍江等語。現在已將該夷不遵舊例。由理藩院行知俄囉斯薩納特衙門矣。所有咨行文底。著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貴國帶領重兵。乘船欲赴東海。防堵暎夷。本院因與舊例不合。令兵船由外海行走。業經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在案。今貴國仍不遵舊例。竟坐船多隻。帶領多人。入我黑龍江邊界。自應阻止。惟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是以放行並未阻止。實因體恤之故。嗣後貴國防堵。映夷欲往東海之時。務宜遵照舊例。由外海行走。不得自內海往來。凡遇此等事件。均俟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聲明咨覆後。再為行走。斷不可似此率行經過也。為此咨行。

辨夷務始末卷之十